

國際戰略研究 簡報

2020 年 11 月 6 日

第 103 期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探析欧亚局部动荡的根源和影响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 强晓云

2020 年夏秋之际，从白俄罗斯到外高加索再到中亚腹地，广袤的欧亚地区出现了一系列的局部动荡。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围绕纳卡地区的武力冲突持续升温，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分别在总统大选、议会大选后出现了国内局势的动荡变化。目前，欧亚地区的局部动荡依然在延续，动荡爆发的根源值得关注。

一、欧亚地区发生局部动荡的原因

整体而言，当前欧亚地区局部爆发的政治动荡更多地是源于地区内部的因素。首先，在发生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的国家和地区，长期存在着不同部族之间、次区域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白俄罗斯的政治危机源于国内对卢卡申科大权独揽的不满；除此之外，其他热点国家与地区的危机均涉及长期存在的部族与种族冲突。纳卡地区武装冲突的根源是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在特定地区归属上存在分歧，这一分歧并非现在才出现，而是历史上长期积累的。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危机的背后是一直存在的南方与北方部族联盟之间的政治斗争。自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南方与北方地区的矛盾始终存在，南北矛盾的可调和度直接影响着吉国政局的稳定性。

其次，长期存在的制度建设特性也是欧亚地区发生局部动荡的另一深层原因。一是部分国家的制度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例如，地处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在独立后经历了两次“颜色革命”，政体也

从总统制转向议会制。然而，政体的稳定程度始终受到权力分配格局变动的影响，随不同时期总统与总理权势的消长而不断变化。同时，不论是白俄罗斯还是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在独立后一直未能建立起能够有效保障政治稳定的权力更替制度，导致每到议会或总统大选时期，国内政局就多有波澜，甚至出现通过非正常手段实现政权更迭的情形。二是部分国家的政党制度建设有待完善。白俄罗斯的政党制度难以有效缓解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党制度则很难平衡部族与地域矛盾。吉尔吉斯斯坦常住人口约 640 万人，而政党却多达 200 余个。如此党派林立却一直没有形成某个可以赢得半数以上民众支持的政党，多届政府都以多党联盟的形式构成。吉尔吉斯斯坦政党制度发展的特殊性既导致执政联盟政府长期不稳定，也难以解决政治实践中部族和地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问题。另外，政党制度的缺陷也时常成为抗争政治滋生的重要导火索。

再次，新冠疫情激化了原有的国内政治矛盾。2020 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对很多国家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欧亚地区部分国家也深受重创，经济陷入停滞，国民收入大幅缩减，长期积累的国内政治矛盾进一步激化。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由于新冠疫情的经济影响以及油气价格下跌导致产量下降，哈萨克斯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将在 2020 年降至 1.8%。据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部预测，2020 年哈萨克斯坦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 69.7 万亿坚戈（1555 亿美元），比 2019 年减少 0.9%。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由于一揽子刺激政策只能在疫情消退后帮助经济恢复增长，预计 2020 年哈萨克斯坦经济将萎缩 3%。吉尔吉斯斯坦经济部则预测，2020 年吉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5.6%。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曾预测，2020 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3.9%。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 年第二季度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8%。白俄罗斯统计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白俄罗斯的工业生产在 2020 年 1 月至 7 月期间同比下降 2.50%。2020 年 5 月世界银行发布报告，预测 2020 年白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4%。

新冠疫情使很多国家经济下滑势头加剧，失业率上升，社会民众对政府的政策产生不满，国内不同部族、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上升，议会大选或总统大选为民众表达政治诉求提供了机会。可以说，新冠疫情加剧了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衰退形势，进一步凸显了长期存在的国内政治矛盾和体制缺陷，这也是近期欧亚部分国家的政治动荡参与人数众多、社会冲击巨大的主要原因。雪上加霜的是，进

入秋季，各国似乎都出现了疫情反弹的情况。一旦疫情在未来持续数年，欧亚部分国家还将有发生反复动荡的可能性。

最后，当前欧亚局部政治动荡或多或少地也存在大国博弈的因素。2019—2020 年以来，欧盟、美国均出台了新的中亚战略或行动方略，对中亚以及欧亚地区的政策进行调整和升级。尽管由于新冠疫情的暴发，这些国家工作重点都放在应对本国疫情上，对欧亚地区事务的参与度有限，但欧亚地区依然在大国的战略视野当中。

另一方面，欧亚部分国家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导向也使大国在本地区的博弈成为可能。多元平衡外交是长期处于大国夹缝中的国家在历史实践中总结的生存之道。欧亚国家大多处于欧洲与亚洲两个大陆的结合部，长期受到来自东西方不同文明、不同政治、不同传统的冲击，选择多元平衡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合理性。欧亚国家的多元平衡外交至少具有三个内涵：重视睦邻外交、重视东西方外交及重视多边外交。在这些国家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中，中国是一个外交优先方向，俄罗斯无疑依然具有无可替代的影响力，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同样也是重要的外交优先方向。

从大国博弈的视角看，当前白俄罗斯的政治危机已经上升为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争斗；本次纳卡冲突也有俄罗斯与土耳其之争的背景（土耳其还是北约的成员国）；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动荡同样具有一些大国参与的因素。整体而言，导致当前欧亚局部政治动荡的外部因素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博弈，未来该地区的政治走向也将是地区国家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抉择。

二、欧亚地区局部动荡的重要影响

首先，“街头革命”甚至暴力形式推翻现合法政权行为的负面示范效应不容忽视。例如，此次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以武力方式召集集会，短时间内暴力攻陷总统府、议会，继而控制整个首都，已经引起吉国内和周边国家一些政治观察家的注意。吉前安全理事会主席苏瓦纳里耶夫直言，“犯罪分子已经取代了政治家，有组织犯罪正在入侵政权。”吉尔吉斯斯坦的动荡模式已经在本地区内产生一定程度的示范效应。白俄罗斯反对派受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夺权的刺激，近日已开始以暴力行为替代前两个月的平静示威，对白俄罗斯的国内社会稳定构成一定威胁。

其次，欧亚地区的局部动荡容易造成所在国国内政治的碎片化，进而刺激极端主义势力恢复性增长及影响力扩大，会加大地区反恐、反极端主义斗争的难度和复杂性。已经有欧亚地区的学者担忧，如果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内动荡持续不断，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围绕纳卡问题的争端僵持不下，欧亚地区有可能出现局部“阿富汗化”的可能性，即国内政治的碎片化造成一国国内政局不稳、且对周边地区产生一定安全外溢威胁。同时，政治碎片化也会“促进”原本就存在的极端主义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再次上升，这“两股势力”甚至可能借乱生事、扩大影响。欧亚国家彼此相邻的地缘环境又易使极端主义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在本地区内相互策应，一旦形成“三股势力”合流的局面，将会大幅增加整个地区反恐、反极端主义的难度。

第三，欧亚地区的局部动荡也会对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全方位合作带来相当的政治安全风险。一是政治动荡本身会使在当地的 中外合作项目以及中国企业遭受冲击。政局动荡时期，排外主义时常会加倍上升，所在国的中外合作项目、中国企业、以及华人华商极易成为街头抗议分子的宣泄目标。如此不仅会造成人员及财产损失，更会伤害双方对合作的感情、打击合作的信心。二是动荡产生的政局变化会影响到中外合作的可持续性。在整个动荡时期内，所在国政局不稳，政府主要官员频繁更换、中下层官员不作为，不仅会导致该国政策执行度下降、政策延续性缺失，还会使政府工作重心由重发展转向维稳，继而造成中外双边合作项目进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利于中国与相关国家全方位合作的持续开展。三是动荡平息后，伴随着不同政治派别的登台，新的领导阶层可能会对与中国合作的理解和态度发生相应变化，也会对具体合作项目带来一定波动。

总之，当前欧亚部分国家和区域内发生的种种冲突和动荡，非常值得我们持续关注，更有必要深刻了解各种动荡发生的深层根源和长远影响，以便为防止地区政治安全出现碎片化局面、维护欧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做出预案。

编辑：崔志楠 审核：王缉思

网址：www.iiss.pku.edu.cn

邮件地址：iiss@pku.edu.cn

地址：北京 北京大学北阁

电话：+86-10-62756376

邮编：100871

传真：+86-10-62753063